

史志琼崖·五公史话

南宋名臣李纲的东坡情 我泛鲸波岂足悲

■ 阮忠

南宋寓居海南的四大名臣，李纲居琼的时间最短，他在宋高宗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被贬为单州团练使，当年十一月移海南万安军安置；第二年十月到海南，十一月二日就得赦令放还。在南宋四臣中，李纲是最早被贬海南的，与后来的李光、胡铨、赵鼎在海南没有交集，但他把自己和苏东坡连接在一起，在寓居海南的岁月里，像东坡一样以诗文说民情风俗，表现自我的寓居生活与情感。

李纲（1083—1140），字伯纪，邵武（今属福建人），祖居江苏无锡，因无锡梁溪河，号梁溪居士，人称“梁溪先生”。他在北宋曾官兵部员外郎、起居郎，汴京（今河南开封市）水患时，力主治水患之源，疏导以固河防，请求选贤能治水；严厉批评蔡京等权臣兴工役而耗民财，祸害社会。靖康年间金人入侵，李纲曾任亲征行营使，组织了汴京保卫战，认为天下事无不可为，坚持固守，然事不如愿，“靖康之难”发生，北宋灭亡。

进入南宋后，李纲仍力主抗金，提出以守为策，自治强兵，凝聚民心，伺机再战等策略，反对高宗避敌东南，结果为相75天就被贬居鄂州，后移居澧州，再移居万安军。因为流贬的时间不长，他主要待在琼州。所以今传李纲的居琼文章里，没有按惯例应有的《到万安军谢表》，像东坡的《到昌化军谢表》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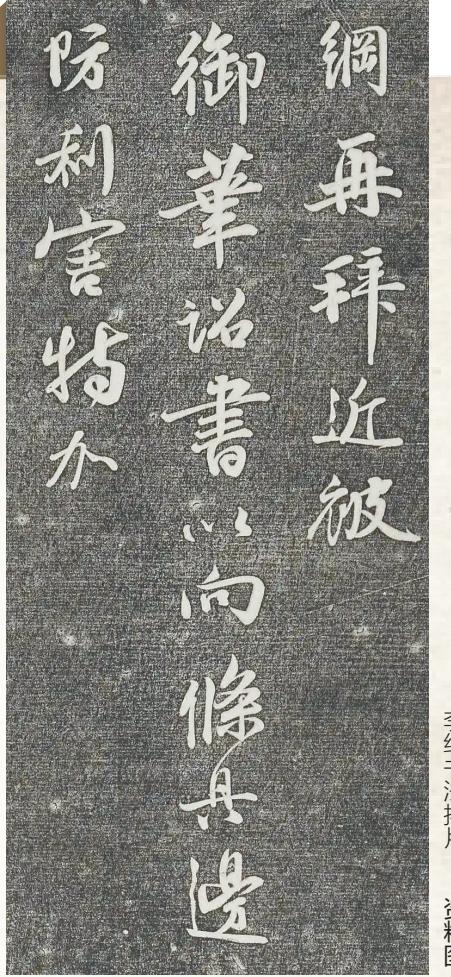
李纲父子相随渡过琼州海峡，写了《次琼管二首》，“琼管”因北宋仁宗时设置的琼管安抚司得名，后成为“琼州”的别称。他在这两首诗的小序里说到海南那时百姓穿着粗布衣服，妇女梳着椎髻，语言难懂，他询问当地百姓万安离琼州多远，有人告诉他相距五百里（当时的说法），更偏僻荒凉。那里的茅草屋，居住着二百多户人家，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没有。如这诗的第二首写道：“草屋从篁里，孤城瘴海端。民居才百数，道里尚艰难……去垂死，资生物殚。舶来方得米，牢罄或无餐。树芋充嘉馔，廩羸荐浅盘。萎藤茶更苦，淡水酒仍酸。黎户花漫服，儒生椰子冠。槟榔资一醉，吉贝不知寒。”这里说了当时衣食住行的艰困条件。其中“资生物殚”，是东坡说过的居岛一切皆无；“儒生椰子冠”，是东坡居儋时创制的椰子壳帽。李纲还写了《椰子酒赋》，以天然椰子水为酒，说“谢凉州之葡萄，笑渊明之秫米。气盈盎而春和，色温温而玉粹”，盛赞椰子水的纯美，胜过了凉州葡萄酒、陶渊明秫米酒，而这是东坡《椰子冠》诗“美酒生林不待仪”的想象和发挥。东坡说“自漉疏巾邀醉客”，而李纲说“吸沆瀣而咀琼瑶，可忘怀而一醉”，椰子酒（水）也是

醉人的。李纲到海南时已是冬季，他感受了海南气候的温暖而有丝丝快意，但因居岛与中原的音讯不通，他讲了魏晋时阮籍哭途穷的故事，表达无法可北归的绝望心情，与东坡登儋耳山说出的“四顾真途穷”相似。不过这诗的第一首写了另一番景象：“蛮市虾鱼合，宾居栋宇雄。人烟未寥落，竹树自葱茏。碧暗槟榔叶，香移薄荷丛。金花翔孔翠，彩幕向黎童。”（《南渡次琼管二首》其一）在想象中，万安还是美好的。有幸他“次琼管后三日，忽奉德音，恩许自便”（《次琼管后三日奉德音自便二首序》），他很快就离岛而去。

短暂的居琼生活，东坡是李纲最深刻的记忆和念想。东坡1101年7月病逝常州时，李纲18岁，他也许知道名满天下的苏东坡却无缘相见，但贬海南让他和东坡有了类似的人生经历，他在南渡琼州海峡前，曾委托他人代祭伏波将军庙；在诗里说：“老坡去后何人继？奇绝斯游只我同。”（《次地角角庭寺之摄祭伏波庙二首》其二）李纲自问自答，用了东坡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的“兹游奇绝冠平生”，表示自己正走着东坡的道路。他那时远离京城和家园，难免感伤，在一首过重阳节怀念家人的诗里说自己漂泊天涯，凄然思乡，从药袋子里拿出茱萸泡酒，想日后把自己不识的山果、海鲜告知家人。这大概是刚上岛时有的重阳节生活。想到一生的经历，说“吾生老矣谋身拙，叹息乾坤一腐儒”（《九日怀梁溪诸季二首》其二），“乾坤腐儒”的说法化用了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“江汉思归客，乾坤一腐儒”，未能建立功业而自言人生无用，是文人失意之后的普遍情绪。

李纲很喜欢东坡的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，这首诗是东坡北归渡海之际写的。东坡早先以为自己会死在海南，有到海南先作棺、再作墓的想法。遇赦后大喜，自道“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”，无须像孔子那样乘木筏在大海漂泊。而且他这时对海南充满了爱意，说出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话来。

李纲读东坡的诗，写了《次东坡韵二首》。“次韵”又称“步韵”，是用东坡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韵写的。他在其二说“海上传呼夜报更，舟师欢喜得新晴”，虽不及东坡诗的文采和意蕴深厚，但获赦诏还来得太快，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，表达了与东坡一样的情怀。而其“远游不作乘桴计，虚号男儿过此生”，这话里透着李纲的刚强，表明他不屈服于主和派的打压以及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的坚强意志。



李纲书法拓片。

资料图

东坡北归时，作《伏波将军庙碑》，李纲效法他，写了《伏波庙碑阴记》；东坡居儋写了《天庆观乳泉赋》，李纲写了《后乳泉赋并序》，在小序里说东坡的《乳泉赋》妙语雄辩，不可企及，但理有不妥的地方，因此他写《后乳泉赋》订正东坡所说。细究水气、水体、水本、水末以及水升为云、云降为雨等道理，比东坡说得更加细致。但这毕竟是东坡《乳泉赋》的启示之下完成的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东坡居儋写了《和陶归去来辞》，李纲谪官沙阳时曾写过《沙阳和<归去来辞>》，感叹“负罪远谪何时归”。居儋又效东坡写了《琼山和<归去来辞>》。两人和陶辞的写作状态不一，东坡是居儋时，不知何时可以北归；李纲得到诏令，蒙恩放归。东坡在和陶辞里说，在海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，将终老于海南，而李纲高歌“思往来之梦幻，粲一笑而解颜”“冀英俊之并鹜，解斯民之隐忧”，前途还闪烁着光明。

李纲北归后，又在朝廷做了银青光禄大夫、资政殿大学士，还提出防敌三策，仍然主张抗金复国。而苏轼北归后，因暑毒一病不起，自请退养，随即与世长辞。李纲和东坡处在不同的时代，两人有不同的生活和心境，东坡的致君尧舜和李纲的抗金报国都是耿耿忠心。他在东坡之后贬居海南，有诗道“老坡有语旧曾记”（《北归昼渡成五绝句》其二），他读东坡，也写东坡，效法东坡仍然有自己的个性。但“我泛鲸波岂足悲”（《谪居南海五首》其三）的旷达，也有东坡性情的影子，让人对他油然而生敬意。

节令物语

草药知『冬』

■ 杨军

今年的立冬节气是11月7日。当最后一片梧桐叶从枝头旋落，当霜花在黎明时分爬上窗棂，冬天便以它特有的方式宣告了降临。人们总将冬季与凋零、收藏相连，却不知在草木萧瑟的表象之下，草药的世界里正悄然展开另一幅生命图景——那些名字里带着“冬”字的本草，或是形态，或是性情，或是生长的节律，都与这个季节缔结着深刻的契约。它们不是冬天的逃兵，而是静默的守护者，在严寒中积蓄着治愈的力量，将生命的智慧凝练成根茎叶果里的温存。

最先叩响冬日门扉的，是那看似柔弱的麦冬。当冷风卷走金秋最后的喧嚣，它细长的叶片依然在阶前石缝间挺着青翠的脊梁，任霜雪压身，不改其色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将其奉为上品，言其“主心腹结气，伤中伤饱，胃络脉绝，羸瘦短气”，寥寥数语，道破了它在严寒中守护生命元机的使命。人们挖掘它纺锤形的块根，那黄白色的肉质里，竟饱含着整个秋天珍藏的润泽。在北风凛冽、万物干燥的时节，它不绚烂招摇，只是将所有的生命力深深埋藏于地下，如同一位内敛的智者，在寂寥的冬日里，默默维系着天地间那一线绵绵不绝的生机。

与麦冬名字相映的，是天冬。虽只一字之差，性情却更为清冷通彻。《本草纲目》描绘其形态“蔓引数十步，其叶细如茴香”，而其根部则“簇生四五枚，长二三寸，大如手指”。当人们在取暖的炉火旁感受着外热内虚的焦渴，或是因虚火上炎而咽喉肿痛时，天冬便如一场悄然而至的冰雪，清凉透底，能滋阴降火，润燥生津。它的存在，仿佛在告诫我们，冬日的收藏并非一味的温热进补，更需一份如冰雪般冷静的智慧，以清润之力，平衡着季节赋予的极端。

而将“冬”字直接冠于花名之上的，莫过于忍冬。人们更熟悉它在春夏时节另一个诗意的名字——金银花。当大部分花朵在秋霜中黯然失色，忍冬那对生的椭圆形叶片依然倔强地停留在藤蔓上，经冬不凋。它的花，初开时洁白如银，两三天后转为灿烂的金黄，新旧相参，黄白相映，故得金银花之名。李时珍赞其“一蒂两花，新旧相参，黄白相映”。它在凛冽的寒风中坚守着最后的绿意，仿佛要用纤细的藤蔓，系住流逝的时光。它忍过的严寒，积蓄的是来年绽放的资本与疗愈世人的力量，这是一种何等坚韧而浪漫的生命哲学。

若论及名字里虽无“冬”字，却与冬季精神最为契合者，莫过于冬至时节采挖的附子。它是毛茛科植物乌头子根的加工品，生于极寒，却怀有回阳救逆的雄浑热力。那是在一年中白昼最短、阴气最盛的日子里，人们从冻结的泥土中掘出它饱含剧毒的块根，经过复杂的炮制工艺，化险为夷，将其转变为挽救生命于垂危的“回阳救逆第一品药”。附子的药性，诠释了冬天最深刻的辩证法——极寒之中，孕育着极热；至暗之时，正潜伏着光明的种子。它不像麦冬那般润物无声，也不像冬天那般清冷自持，它像一位在暴风雪中力挽狂澜的勇士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驱散阴寒，挽留将逝的阳气。

冬日里，将这些本草请入小小的陶罐，看它们在清水中舒展，在文火下翻滚，药香便如丝如缕地弥漫开来，织成一张温暖的网，将整个屋子笼罩。麦冬的甘润，天冬的清冽，忍冬藤的微苦，乃至经过炮制后附子的醇厚药气，共同调和成一剂属于冬日的独特气息。

千百年来，我们的先祖便是这样，循着四季的节拍，向草木寻求生命的答案。他们将麦冬的坚韧、天冬的冷静、忍冬的耐力、附子的勇毅，一一辨认出来，并赋予它们与季节同频的名字与使命。这些中药里的“冬”，早已超越了植物的本身，它们是一种文化的符号，一种生命的隐喻，一种在静默中积蓄磅礴力量的东方智慧。【编后语：草药有毒性，请勿擅自使用，用药须咨询医生。】

海口市五公祠内的李纲雕像。
李幸璜 摄

古画里的王羲之

■ 缪士毅

人物春秋

王羲之，东晋书法家，字逸少，琅琊临沂（今属山东）人，曾住在会稽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，官至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世称“王右军”。

王羲之不仅赢得了历代书法爱好者尊崇，也博得了历代许多画家的仰慕。于是，与王羲之相关的书经易鹅、老嫗题扇、兰亭修禊等，皆成为画家创作的题材，并以此展示王羲之的生活情趣、书法艺术等等。一些画家在创作以王羲之为题材的画作时，画面上常出现王羲之爱鹅、观鹅等情景。这缘于王羲之一生对鹅的情有独钟，《晋书》对王羲之爱鹅即有记载。王羲之认为养鹅不仅能陶冶情操，还能从观察鹅的动作形态中悟到一些书法理论。有一次他外出时，看到一群漂亮的白鹅，便欲将其买下。当得知是附近一道士所养时，便去与道士商量以买下这群白鹅，当道士得知来者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时，便说只要能为其抄一部《道德经》，就拿些鹅送给他，王羲之听罢欣然答应，于是，留下了“书成换白鹅”的佳话。

在以王羲之为题材的画作创作方面，历史上就有许多名家，著名的如元代钱选的《羲之观鹅图》、明代画家仇英的《兰亭图》扇页、明代文徵明的《兰亭修禊图》、清代画家任伯年的《羲之爱鹅图》《羲之观鹅图》等。尽管这些画家创作的方式不同，内容各异，但他们的出发点有共同的语言，那就是为王羲之对中国书法艺术所作出的贡献而点赞，也是对一代“书圣”王羲之敬仰的真情流露。

元代钱选的《羲之观鹅图》，纸本设色，纵23.2厘米，横92.7厘米，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美术馆。从画面看，画的左侧杂树茂盛，修竹丛生，亭舍掩映其间，右侧山峦起伏，绿树葱葱。王羲之立于凉亭之后，身后有一书童相伴。亭下湖水浩渺，有两只白鹅悠闲游于水面。他凭栏而望，专注察看白鹅的一举一动，爱鹅之情尽在画面。画中题诗：“修竹林间爽致多，闲亭坦



欧阳修笔下《卖油翁》中人物 “善射”者陈尧咨其人

■ 马斗全

今之读者知道北宋陈尧咨其人，多数因为欧阳修《归田录》中的一段文字，即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《卖油翁》，知陈尧咨因“善射”而“自矜”，被卖油翁不卑不亢地奚落或曰教训了几句。其他事迹，则知之甚少，故略为一说。

陈尧咨（970—1034），字嘉谟，四川阆中人，出身贵宦之家，曾中状元，官至龙图阁直学士、工部尚书，死后追赠太尉，《宋史》有传。陈尧咨“善射”之外，还是书法家。这样的人，无疑是历史名人了。陈尧咨为官多年，也曾做过一些好事，如破格提拔寒门之士，又有开渠引水、排涝的利民之举，但遭非议之处更多，可以说是劣迹斑斑，所以曾多次遭斥被贬。据《宋史·陈尧咨传》和其他史书及数种宋人笔记所保存的资料，可梳理出的荦荦大端有：奉诏担任殿试考官，接受三司使刘师道请托，在糊名考校时，竟于刘师道之弟刘几道考卷暗作记号，使其得中进士。此已不是失职，而为严重作弊，事泄而被罚贬官，贬为河南知府，因不循法度而挥霍，遭弹劾削职；后又以工部侍郎知开封府，因懒于公事而经常嗜酒，又被弹劾。最可耻之事，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载，陈尧咨作为朝中大臣，契丹犯境，他主张赶快南逃，逃到金陵去，遭忠臣寇准愤然阻止，使朝廷得出兵迎敌，一战而胜之。观此数端，知陈尧咨不能忠于国家，慎于公事。

此外，陈尧咨又“以豪贵自骄”“好

以气陵人”，而且性情急躁暴虐，用刑残酷，常致死人命，显然不是一个循吏、仁者。在江陵为官时，用私钱诈为官家黄金，以欺骗手段发不义之财，有如现在的贪官污吏、洗钱恶行。从以上种种史实，可知其人品之劣。

陈尧咨的父亲陈省华是一个很讲究道义礼节的人，对几个儿子要求很严格。陈父教子，责备陈尧咨不该把伤人烈马卖给别人，而命他立即赎回，一直养着，史上传为佳话。陈尧咨虽贵为朝官，家里有客来，只能作为晚辈侍立父座后。

陈夫人冯氏对儿子也严于管教。陈尧咨早先在荆南做官，卸任回家，其母首先问他在荆南有何值得称道的政绩、办了什么利于地方和百姓的好事。他告诉母亲说：荆南处交通要道，几乎天天有宴集，我每以弓矢为乐事，座上客人没有不佩服我的射技的。其母闻言大怒，斥责道：你父亲是怎样教导、要求你的，你不是努力行仁化以造福一方，却专于一夫之技。这哪是继先人之志！于是“杖之”。不知是老太太随手以拐杖打了陈尧咨几下，还是正式施以家法，总归是怒斥并打了。由此可见陈母之贤之严厉。在以孝治天下的时代，父教母命是必须遵从的，可惜陈尧咨既不能承父教，也不能遵母命。所以，后来仍然有欧阳修所记“自矜”射技而被那位卖油老人训诫的事。陈尧咨虽为朝官和名人，但做人的境界，显然还不如那位草民卖油翁。

读者了解了陈尧咨的性情和为人，重读《卖油翁》时，就会更多一些感受和思考。

文化荟萃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近代画家任伯年的《羲之爱鹅图》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